

湖南省优秀校园文学社团

新竹

第61期

绥宁一中新竹文学社主办 2014年6月

做我自己，爱我所爱

◎ 高396班 冷霜萍

我爱水，愿以水裁衣，以云织绵，做一条弯弯溪流，在猿啼虎啸时，将一叶轻舟载过万重山；愿与山相拥，与石磋磨，做一川高高低低的急流，在斜晖脉脉时，送千帆天际……

我爱菊，它体现了一种美好的品格，用淡泊豁达的胸襟面对自身的平凡朴实，用感恩眷恋的情怀回报土地的宽厚无私，用顽强执著的精神抗击世间的风霜雪雨……

我爱田园，我爱它的淳朴自然，向往它的清雅恬静。愿在蔚蓝的天际下陪那白云飘逸，愿在万籁俱寂的林中聆听那鸟儿的和鸣，愿在旷远无边的原野上感知风儿的柔软……

我想，这辈子我也不会再踏进那尔虞我诈的官场了吧！曾经不小心误入仕途，一去就是三十年，日日期盼着回到久别的田园，如今好不容易实现了，又怎会再让自己踏上这条不归途？羁鸟尚且恋旧林，

池鱼尚且思故渊，我还是守住我的田园故居，过我的朴质生活更好。

几年前种的榆柳已成荫，遮掩着茅屋的后檐，桃李成行成列的排在屋前，抬头望去，远处的村落依稀可见，只见那袅袅的炊烟随风轻柔地飘开，远处还传来几声幽远的狗吠，村民正谈笑风生地走向自己的家，脸上洋溢的是满满的幸福，我不禁感叹到，难道这不就是我所想要的生活吗？

我爱山，爱它的博大，爱它的雄伟，托山为体的乐观情意更让我钟意于它。山的清幽，山的神秘，山的逶迤让我不禁折服……

我爱碧草，它是那么的卑微又是那么的骄傲，无私地衬托，无声地传递，使得它又是那么的高大……

我爱自然的一切，我不要束缚的生活，不要做无声的歌唱，就让以前的一切随风飘散吧。做我自己，爱我所爱。



绥宁一中2014年上期新竹文学社、读书俱乐部组织机构

总 顾 问：唐立新 肖华平
顾问（校外）：邓湘子（湖南教育报刊社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陶永喜（绥宁县文联主席，作家）
陶永灿（绥宁县作协副主席，作家）
顾问（校内）：贺占宏 黄立志 周本流 向祖杰
袁佳进 蒙永春 周茂松 杨昌达
刘先茂
策 划：蒙永春 贺安荣 杨 忠
辅 导 老 师：夏宏俊
总 编：夏宏俊
新竹文学社

社 长：贺仪（374）
副 社 长：胡蕾（376） 龙婷（358） 陆澍铮（390）
主 编：周利青（377） 副 主 编：黄 洁（395）
宣传部长：苏晓红（374） 副 部 长：苏玉婷（393）
秘 书 长：蒋林华（383） 副 秘 书 长：肖兰英（392）
记者站长：梁 爽（375） 副 站 长：唐玮莹（392）
编 辑：龙 婷（358） 李 婷（359） 苏晓慧（364）
龙运姣（364） 陶依婷（365） 贺 仪（374）
苏晓红（374） 梁 爽（375） 刘逸兰（375）
胡 蕾（376） 周利青（377） 蒋林华（383）
冷霜萍（396） 陆澍铮（390） 唐玮莹（392）
黄 洁（395） 肖兰英（392） 苏玉婷（393）
美术编辑：唐培嘉（387）

读书俱乐部
社 长：贺 仪（374）
副 社 长：刘逸兰（375） 冷霜萍（396）
宣传部长：苏晓红（374） 副 部 长：苏玉婷（393）

C 目 录

CONTENTS

刊首寄语

爱我自己，爱我所爱 冷霜萍 1

绥宁作家

松油客 陶永灿 4

嘉宾赐稿

让我爱恨交织的父亲 龙雅竹 14

岁月如歌

在高一班的艰苦岁月里 袁公湘 17

学长风采

与孤独为伴 陶阳谷 23

作文大赛

放慢你的脚步 陆澍铮 24

人生有她 夏东阳 25

有梦 追梦 圆梦 龙厚任 26

奇思妙想

相思——改写《氓》 陆澍铮 27

夫妻恩爱苦也甜——改写《氓》 王晓琴 28

许你此生吉祥如意——改写《氓》 陈梓元 31

青春飞扬

高380班作文专辑

忆童年 刘政瑛 33

这些都是你给我的爱 袁 颖 34

清平乐 夏泽祺 35

致我的十六岁 伍祺禄 36

高395班作文专辑

拾起那份爱 龙小艳 37

柔风甜雨 徐佩芳 38

光芒不会影响光芒 刘 婕 39

诚信 杨 珊 40

春 付佳卉 41

作文明星

张宝华诗文专辑

清明杂记 张宝华 42

爱看 张宝华 43

情暖三冬 张宝华 44

给周同学的一封信 张宝华 46

少年 张宝华 47

巷子 张宝华 47

清明后入深山 张宝华 47

自勉 张宝华 47

男儿情 张宝华 47

金陵忆 张宝华 47

花悟 张宝华 47

长相思 张宝华 47

真情底片

老师的窗前 肖 龙 48

妈妈 朱梦源 49

在没有你的时间里 梁 爽 48

感谢一路有你 陆琳萍 50

思路花雨

后来 陶依婷 51

吾心有主 刘逸兰 50

考后感想 唐培喜 52

好久不见，不如不见 胡 蕾 52

青春放歌

碧海少年 沈忠勤 53

课桌上 陆澍铮 53

叛逆 沈 落 54

桔梗花恋 彭 楠 54

作文讲坛

时事与作文 55

杨老说故事

旁敲 杨盛荣 59

药方 杨盛荣 60

屁诗 杨盛荣 60

师长园地

心声 侯 慧 61

寂寞的梦 袁 鹏 63

一个人走 杨明蓬 63

书法 丰俊炳 64

征稿启事

《新竹》欢迎全校师生投稿，有关注意事项如下：

1、本刊拟设“真情底片”“七彩校园”“青春放歌”“思路花雨”“校园书香”“开心一刻”“作文讲坛”等栏目，投稿时最好在稿件上方注明所投栏目名称。

2、来稿要注明投稿人姓名、班次。文学社会员投稿要注明“会员稿件”。如用笔名，请在后面写好自己的真实姓名、班次，便于文学社与作者联系。

3、来稿打印件最佳，如果是手写稿，请用正楷体工整誊写。

4、所有稿件我们都会认真批阅。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

5、来稿必须是投稿人自己的作品，反对抄袭，文责自负。如果推荐“美文”须附上推荐词（字数不限），并注明原创作者和选文出处。

6、纸质稿件直接投到《新竹》杂志投稿箱。电子稿件请发送到电子邮箱：2574007221@qq.com



松油客

◎ 陶永灿

吴老师能读到刘立柱的日记，纯属偶然。

市里分给刘立柱所在学校一个三好学生指标。学校经研究，决定给刘立柱。刘立柱是公认的好学生，无论表现、成绩，还是其它方面，都很出色。不要说三好，四好五好都够得上。

可是消息一出来，刘立柱所在班的一些同学，联名向班主任吴老师提反对意见。他们不提别的，就提一点：本学期开学时，刘立柱没有按时到校，上课四五天了他才姗姗来迟。

吴老师对同学们的意见很重视。不按时到校就是违反纪律，但吴老师当时并没有深究。许多教师都这样，对一个学生一旦形成了好的印象，对他的某些缺点和不足往往表现得比较宽容。现在既然有同学提出来了，吴老师觉得就应该找刘立柱了解清楚。

她把刘立柱叫到办公室，但刘立柱闭口不谈。他比刚来时白皙了。刘立柱长得很白，但本学期刚来校时，就像一条蜕皮蛇似的，变得面目全非。一个暑假不见，他瘦得成了一只猴子，黑得像从炭窑里爬出来一般，而且手上衣服上沾满了松脂，走到哪儿都有一股松香味跟着。她差点没有认出他来。

见刘立柱不开口，吴老师心生一计，说：“你不告诉我，我就去问你爸爸妈妈。”她知道，全世界的学生几乎都不欢迎老师进行这种家访。

果然，刘立柱慌了。“别，别……”他一边说一边跑回教室，转眼间拿来一个小本子。

这是一本普通的数学作业本。吴老师随手一翻，里面全是日记。

7月10日 晴

天空灰蓝灰蓝的，远处的山却黑成一片。萤火虫在黑色屏幕上一闪一闪，好像在捉迷藏，躲在草丛里的青蛙却呱呱呱地叫个不停。

多么美丽的夏夜。

如果在家里，我也许跟伙伴们一同在村路上嬉戏，可是今夜，我却像1200年前的王维一样，“独在异乡为异客。”

现在，我是一个松油客。

今天，我坐客车，再坐手扶拖拉机，最后在别人的指点下，终于找到了爷爷的松香厂。

不，松香厂不是爷爷的，爷爷只是个松油客，替老板放松油，放100公斤20块钱。老板是个广东人，姓林。这些年沿海人富了，纷纷到内地来投资办厂，因为内

地资源丰富，劳动力便宜。

松油客们都光着上身，把头埋在钵子里，正在吃饭。我无法认出爷爷，爷爷却一眼瞧见了我：

“柱子！你怎么来了？”

其他的头好像都听到了命令，一齐从钵子里抬起来。

我欲言又止，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家的难处。爹躺在床上半年多了，若不趁暑假自己挣点钱，下学期我就只能辍学。

爷爷说：“柱子，放松油这活儿你吃不消。”

我说我吃得消。

爷爷：“你应该在学校读书，你是学生。”

我说我15岁了。你当年上山放松油，不也15岁吗？

爷爷的目光倏地软下来。

他轻轻叹了口气。我心里也酸酸的。

爷爷领我去木棚呼气，墙上一张开餐登记表，依次排了14人。转眼间，便多了一人：15，刘立柱。并在7月10日那一格下面打了个“√”。

我就成了第15个松油客。

爷爷盯着登记表说：“开学时，就回去上学。”

我一边吃饭一边说：“一定。”

吃过饭我才发现，这松香厂原是一所小学校，这让我感到些许亲切。

操坪里还立着一个歪七歪八的篮球架，下面摆了些黑油鼓子，使本来不高的球架显得更矮。说是厂子，其实十分简单：一台磅秤，一架高炉似的甑子，几十个油鼓子。把松油客们采割回来的松脂过磅，放炉锅蒸馏，再通过一根金属管将松油注入油鼓，待冷却凝固后即可拉去卖钱了。

我们睡觉的地方是一间破教室，楼板

嘎叽嘎叽响，墙壁千疮百孔。再两排地铺沿墙根一溜儿铺过去，中间是一条窄窄的过道。

我来到宿舍时，天已经很黑了。几个人正在打牌，打得热火朝天。

我不习惯那乱糟糟的气氛，只好退了出来。四处黑乎乎的，只有蒸馏房亮着一盏灯，几只蛾虫围着灯泡飞来飞去。远处的灯影下，一个叫老憨的松油客在叮叮砰砰地剥着什么。据说，他在自制二胡。

7月14日 雨

早上醒来，爷爷没有像往日一样催我起床，而是在呻吟。

“爷爷你怎么了。”我伸手摸摸他的额头。

爷爷挡开我手说：“没事，就是有点头晕。”

松油客们都说：“把式，今天就别上山了，钱是挣不完的。”我也劝他休息一下。这样，我只得独个儿进山放松油了。

昨夜下了点雨，屋檐还在懒洋洋地滴水。这地方属雪峰山一脉，海拔很高，无论春夏秋冬，只要一下雨便云遮雾罩的，看不清一丈远。松油客们嘻嘻哈哈出了厂子，就分头钻进山里。松油客们都是分了地盘的，各走各的线，各放各的树。早上分了手，下午收工才能会合。

离开他们，我的心便有些慌乱。以往是跟着爷爷进山，天气又好，可今天呢，不好的事全凑在一块。在这样的天气里，谁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我挑着松油桶，沿着往日的线路，一棵树一棵地检查。出发前爷爷说了，今天不要洗树，只看看袋子就行。

放松油其实也是简单劳动：用挑刀把松树洗出槽，往左上角洗一刀往右上角洗一刀，然后在两刀的交汇处敲一片小小的竹子，既当视，便于松油流下来，又当钉

子，用来挂薄膜袋子。几天十几天后，松油流得差不多了，再加洗一刀，同时又把竹枰往下移移，这样一棵松树可洗几十百条槽，放好几年。

简单劳动大多是力气活，很辛苦的。松油客天不亮就得起床，匆匆吃饭后马上进山，翻山越岭一整天，傍晚回家时还得挑一担松油。体力的支出先不用说，更难受的还是寂寞，一天到晚没个人说话，难怪那些松油管每天回到厂里，都是痞话掀天的，兴奋不已。

今天，我也尝到了孤独的滋味。独个儿在茫茫森林里跋涉，在林海里穿行，仿佛置身于混沌乾坤之中，自己显得那么渺小和无奈。一路上我真想遇见个人，哪怕他是个哑巴。

前面一棵松树后面好像有动静，我满怀喜悦，悄悄靠上去。

我大声问：“谁呀？”

那家伙不动了。

莫不是偷松油的？我的喜悦感顿消，代之的是紧张甚至害怕。

“谁在那里？”我故意把声音提得很高，想壮壮自己的胆。

那家伙从树后探出一个长长的嘴巴，黑乎乎的，毛绒绒的。天哪，是野猪！

也许是它饿疯了，也许是我惹怒了它，总之，那家伙纵身一跃，疯了一般朝我扑来。

我转身就逃，没命地逃。我听说过，发横的野猪比老虎还厉害。我只听得耳边呼呼直响，藤条树枝在我脸上身上无情地抽打着。上树，快上树！我心里提醒自己。现在想来我那一刻还没被吓昏头。我蹭蹭蹭爬上一棵小杉树，刚一够上枝条，野猪就冲到了树下。它围着碗口粗的杉树转来转去，很不甘心。它开始啃树了，边啃边撞，小杉树被它撞得摇摇晃晃，好几

次我差点被晃下来。

“哗啦”一声，杉树倒了。

我仿佛从半天云中坠落下来。

奇怪，我先着地的不是头，也不是脚，是屁股。咦，野猪呢？哈，野猪被我骑在屁股下了。我掉下来时正好落在它背上。

那家伙可能从来没被人骑过，愤怒地在地上猛颠，妄图把我颠下来。可我死死抓住它的鬃毛，任它怎么用力也是白搭。野猪的皮毛又长又粗，尤其是鬃毛，很容易抓上手。过了一会儿，它不颠了，在地上不停地转圈圈。我趁机腾出一只手来，狠狠击打它的眼睛。它又被激怒了，再一次暴跳起来，一边蹦跳，一边吭哧吭哧地喘粗气。看来它也累坏了。

正当我觉得很开心时，一不小心，被它掀了下来。

野猪抖一抖轻松了的身体，回头好奇地望望我，便扭头朝山梁上走去了。

我随即瘫软在地上。我浑身湿透了，不知是雾水还是汗水。

等我渐渐恢复了元气，才发现我的松油桶不知丢哪儿了。我扭头四顾，周围的一切都很陌生，心里不禁一格登：我迷路了。

我朝左跑一阵，不对；又朝右跑一阵，也不对。山梁上不敢去，那是野猪去的方向。

我忽然记起曾经看过的一本书，书上说了，迷路时就往山下走。

山脚下有一条小溪。

我沿溪而下。

山溪细细碎碎地山间流淌，流着流着突然就不流了，在地上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潭

我在潭边坐下，肚子开始咕咕的叫起来。我的中饭也随油桶一起丢了。我浑身

酸软得厉害，手脚在不住地抖。

就在这时，我听到一阵歌声。

对门山上一对鹅，

摇摇摆摆来唱歌。

唱得乌云朵朵开，

唱得山泉乐呵呵。

我顿时精神振奋。真想不到，在这深山老林里还有人唱歌，而且是个女孩儿在唱。

我站起身继续沿溪而下，再随溪水拐一个弯后，看到不远处，有个女孩儿正在浣洗衣裳。

叭叭的捣衣声在山里回荡。

歌声又起来。

好酒香气透过瓶，

好噪唱歌不用琴。

如今改革开放好，

山寨处处闻歌声。

“唱得真好！”我不由得脱口称赞。

女孩儿抬起头，微微一怔。

“你是谁？”她的声音银铃般的好听。

“松油客。”我规规矩矩地答。

她再一次表示了惊讶。这一回她是为我的年龄感到惊讶，我的年龄与她不相上下。

“我迷路了。”我说，“请问到青草坪怎么走？”松油厂在青草坪。她告诉我怎么走，然后便收拾起衣服消失在身后的桃树林。桃树林里有一座小木屋，我想那肯定是她的家。

7月20日 晴

有些事情也许是巧合，但有些事情就没这么简单。

自从那天意外见到那个爱唱山歌的女孩儿后，每天一进山，我就竖起耳朵听，

希望再能听到她的歌声，但每次都让我失望。她为什么不唱歌了，是我的出现打破了她生活的宁静吗？

其实，那天我并没有被野猪追得很远，那棵被野猪啃倒的杉树就在我们天天走的路边不远。而再下去一点，就是那条小溪。

今天早上起床时，我便想，今天我一定会听到她的歌声的，一定会。

果然就听到了。

她唱得还是上一次那几句。今天的歌声在我听来，比前一次的更悠扬更有质感。她依然蹲在溪边浣洗衣服。这时我就笑自己：哪有天天洗衣服的？人家不洗衣服又怎么唱歌？

她看见我，只是默默地望着，望得我有些不好意思。

良久，她说：“你也不上学吗？”

我忽然就呆了，像一个正在施展拳脚的武士突然被点了穴似的。

那么说她也是不上学的。我心里突然非常难过。这么可爱的女孩儿，不上学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公！

她告诉我，她叫山桃，家里没钱供她上学。她的同学都上初中了。

我也告诉她，我是上学的，叫刘立柱。

我还想告诉她，我来放松油，就是为了上学。我还想告诉她，我们不能做贫困的俘虏……但最后却什么也没说。我的情绪那一刻十分低落。

当我溯溪而上时，我心里突然有了一个很伟大很伟大的想法。

我要为山桃挣学费钱，我要让山桃跟我一样，也能够上学！

现在，爷爷和那些松油客都睡觉了，而我在这蒸馏房的灯光下，还为此伟大

的想法而兴奋，而激动。

7月31日 晴

今天厂里发生一件很不愉快的事。现在当我提笔要记下它时，我的手还在微微发抖。

林老板简直不是人。

几个小时前，林老板的房门口突然热闹起来，原来他在兑现这个月的工钱。松香厂的工钱应该每月底兑付，这是大家进厂时说好的。松油客们在他门口挤挤挨挨，一边开着粗俗的玩笑，一边等着属于自己的那份报酬。

爷爷不跟他们凑热闹，他像虾子缘盘一样在边上静静地等待。他有点胆小怕事。看看大家领得差不多了，这才走过去。

爷爷说：“林老板，我上个月的也没领呢。”

林老板用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说：“我说过的啦，少不了你的啦，下月付下月付。”

爷爷还要说什么，林老板却很不礼貌地把门关上了。

这时候，我觉得自己的脑门突地一热，弹起身，箭一般射过去。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那一刻我竟然有那么大的胆量。我擂响林老板的房门：“林老板，出来！”

里面没有动静，外面也没了声息。松油客们都望着我，他们都不明白，平时温顺得像只小绵羊的我为什么突然成了一头发怒的狮子。

“林老板，你给我出来！”我仍不肯罢休，手擂痛了改用脚踢。

爷爷忙过来拖住我。他怕得罪林老板，以后的工就做不成了。他说算了算了，下个月就下个月吧，也不只拖这一回。

我根本听不进爷爷的解劝，朝他吼道：“我看不惯他这种行为！”

我甩开爷爷的手，顺势又踢了一脚门。

门开了。不是我踢开的，是林老板自己开的。林老板的脸色很不好看。不好看就不好看，我不怕。

“吵什么？穷疯了？”林老板一脸鄙夷。

我针锋相对：“有几个臭钱有什么了不起，还不够你买棺材！”

“想要工钱吗？来，钻过去，给你双倍。”

林老板叉开双腿，让我钻他的裤裆。他这一招太阴损了。“你混蛋！说好一月一付的，为什么不付？”

林老板双手抱胸，抖着双腿：“是的，是说了，可字据呢？合同呢？口说无凭。”

我无言以对。政治老师说过，口头协议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怎么不叫了？没有合同，只有钻这儿。”

爷爷急得大喊：“柱子，钻不得，钻了就长不高了。”我们地方有一种说法，拱了胯就不会再长了，一世的矮子。

林老板说：“来呀，我又乏了呢。”

爷爷在后边喊：“柱子，钻不得……”

我想：钻就钻，韩信也受过胯下之辱呢。我逼近一步问林老板：“说话算数？”

林老板脖子一硬：“算数。”

“不算数咋办？”

“谁不算数，是猪，是黑猪。”

松油客们立马起哄，打噢嗨拍手板，把爷爷的喊声压了下去。我心一横，头一低，朝林老板两腿间钻去。那一刻我觉得山很高树很高人很高什么都很高，惟我最矮！我的眼泪快要出来了，我哪一点不如别人，我也是堂堂正正的人，我也有尊——严！

越说越气愤，有人竟捡起石头要砸炉灶，要不是林老板答应再商量，炉灶就给砸了。

这回看林老板怎么收场。

8月6日 雨

今天，山桃告诉我，那几个到厂里找林老板吵事的不是自己来的，是村长幕后指使的，我想，林老板肯定哪一柱香没烧到。

我要不要把这个情况告诉林老板？告诉吧，我不服气。那家伙很讨厌，有钱也不肯发给我们。可是，不告诉他，村民天天来吵，工厂办不下去，不也殃及到我们吗？

唉，真叫人为难。

8月8日 大雨

今天大雨滂沱，不能进山。早饭后，松油客们都在家休息。有人打扑克。有人上街。宝子和另外一个人在下象棋，两人不停地悔棋，手里兵来马去，嘴里唇枪舌战。

老憨不知从哪里弄到一张蛇皮，他的二胡已经做好了。此刻，他坐在摇摇欲坠的栏杆上，拉得如痴如醉。在这群松油客中，数老憨艺术细胞最多。他读过三国，会讲薛仁贵征西，数得出水浒一百单八将中几十个人的名字，包括外号。不过他的二胡拉得并不好，大概是松香揩多了的缘故，甚至有些刺耳。

我有些心神不宁。

我几次来到林老板门前，几次举起手要敲门时，又退了下来。当我再一次从林老板门前走时，正好碰上了他。

“我观察你很久啦，你想搞什么诡计？”他一脸戒备。

刚钻过头，我心里就突然有了一个主意，猛然间把腰一挺，“嗨！”林老板没防备，被我掀翻在地，摔了个饿狗抢屎。

松油客们哈哈大笑。

我站成了一棵树，昂视着地上的林老板。

林老板自觉没趣，转身从房里拿出一沓票子甩给我。

我点出了我和爷爷应得的工钱，把其余的又甩给他。

林老板有些莫名其妙。他看看地上的钱，又看看我，说“你，是黑猪。”

“什么？”

“你不拿双倍的工钱，是黑猪。”林老板倒也理直气壮。

我又好气又好笑，把钱捡起来在手里扬扬：“这钱是我的吧。好，现在我要你骂我黑猪，否则它归你。”

林老板感到左右为难，苦着脸说：“这是怎么啦，你拿了钱，我没有理由骂你啦……”

我说：“你不骂，这钱就是你的。”

林老板被弄得目瞪口呆。不光他，松油客们都目瞪口呆。惟有爷爷走过来，在我肩上使劲捏了捏。

8月3日 晴

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林老板终于遇上麻烦事了。

今天我们收工回家时，见林老板闷闷不乐的。原来，下午附近的几个村民到厂里吵嚷，说他们村的松脂采割权卖得太便宜了。这么多松树一年才15万，吵着要加价。林老板找到村里，村长和支书说签合同时他们不知道，但全村一千多号人怎能都知道？林老板回头又跟吵事的人解释，但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他们非但不听，还说林老板行了贿，买通了村干部，

“小人！”我没好气地丢下一句话，要走。

林老板没听清我的话，在后面边追边问：“你说什么？”

我说：“黄上打黑灶，好心没得好报。”

“哦。”林老板听懂了似地点点头，旋即又问：“好心？什么好心？”

看他那憨憨呆呆的样子，我不禁笑了起来。怪，这么一来，全身就放松了，所有的不快和怨恨都忘了。我说：“我是来告诉你一个情况的。”

“你什么地方得罪过村长吗？”

“没……没有呀！”林老板满脸委屈。

我告诉他，那几个吵事的村民不是自己来的，是村长指使的。

“啊？”林老板不相信似的盯着我。凝神片刻，又猛一拍巴掌：“哎呀，我知道啦！”

“原来不久前村长的母亲生日，旁人都去祝贺，惟独林老板没去。他当时在外面送货，村长是个小心眼儿，这就给林老板使绊子了。”

林老板千恩万谢后，赶紧封了红包带了厚礼，颠儿颠儿去了村长家。

刚才回来了，喝得像个关公。

8月10日 晴

今天我也喝酒了，是林老板请我的。林老板还请了爷爷。

我第一次喝酒，不胜酒力，喝了一杯就被呛得咳嗽不止。林老板却硬要我喝，口口声声称我“老弟”，说我够朋友，帮了他的大忙。他说，要不是我向他提供情况，那个村长说不定还要背后使坏。他说，他得好好谢谢我。

8月11日 晴

刚来到松香厂时，爷爷曾跟我说过，放松油这活我吃不消。

现在看来，爷爷说得没错。放松油真不是一份软和钱。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匆匆吃过早饭，即马不停蹄地上山。

进到山里，便开始给松树洗槽，换袋，忙完这棵忙那棵，一天到晚在松林间奔走。这里的松树属马毛松，它们不长平地，偏偏喜欢高山，越是陡峭人迹罕至的地方长得越茂盛。所以松油客们一抬脚不是上山就是下坡，整天躬背收腹的像山猴子一般。松油客们走的路根本不算路，只不过是一条固定的走线罢了，恐怕连野兽也不乐意走。翻山越岭路一整天，精疲力竭了，口干舌燥了，下午还要挑一担松油回家。所以一般人的确不敢轻易上山放松油。

但开始我并不觉得吃力。走路我不怕，天天跑通学，脚杆儿早练硬扎了。干不了的活有爷爷。比如洗槽，树高的我够不着，爷爷就干；下午挑松油，爷爷也不许我多挑，怕压坏我。

但渐渐地，我顶不住了。尤其今天，我还在顺风坳摔了一跤，头上摔得青包不说，把一百多斤松油也倒得干干净净。真是倒霉透了。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自从认识了山桃，我一天比一天干得卖力。每当给树洗槽时，我都争着干，而且每槽洗得又陡又深，想让松油流得更快些，多些。

下午回家挑松油时，我也争着挑，今天就是这样。爷爷心痛地说：“行了，少挑点，你身子骨还嫩。”我说没事，往桶子里装了又装。结果从顺风坳下来时，不

知怎么膝关节一软，人就控制不住了。两只松油桶“哐”地摔在地上，“轰隆轰隆”朝前滚去，额头上隆起一个青包，膝盖骨也鲜血直流，松油流了一地。

我心痛不已。

8月25日 晴

不知不觉间，暑假就要结束了。按我原先和爷爷的约定，我得回去上学了。

在顺风坳歇气时，爷爷问我：“今天是哪一天？”我说8月25日。爷爷夹烟的手就滞在空中，看得出他有些惊愕。是的，我们都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你明天回去。”他把烟捺熄在地上。

我说还有几天呢……

他打断我的话：“你明天马上回去！你总得提前几天吧。”

我不吱声了。按说我是该早几天回去，我不能一回就上学，我得帮家里干点活。出来这么久了，不知爹的身体好些了没有，娘一个人忙里忙外，也够累的。难道我不想回去吗？白天在山里钻来钻去，累得够呛，晚上一倒下就呼呼大睡——现在我已完全习惯宿舍的烟叶汗味和松香味了，但只要我一醒来，就会想起爹和娘，想起伙伴和同学们。想起他们的时候我恨不得插翅飞回去。但是，爷爷你不知道，我现在还不能回去呢。不能。

爷爷挑着松油在前面走了，我在后面默默跟着。爷爷的脚步有些踉跄，他毕竟有了一把年纪，我想该回去休息的应该是他。

回到厂里，给松油过了磅，爷爷催我赶快去收拾东西。我没有动，直到吃了晚饭，我还没有动。说实话，如果只管我一个人上学，我完全可以今天就回去。但

是，要让山桃也上学，钱肯定不够。

果然，刚撂落钵子，爷爷又使劲催我做准备，明天一早就走。

我说：“爷爷，钱……还不够。”

“还不够？”爷爷不相信地瞪我一眼，然后从枕头下抽出一件烂衣衫，抖抖，抖落一个纸包，用废报纸包的，打开报纸，是个锁口的小布袋。这个锁口袋子我很熟悉，是爷爷专门用来装钱的，平时我向他要零花钱时，他就从这个袋子里抽出一张两张给我。今天他给我的可不是一张两张，而是一沓花花的钞票。

“这还不够？”他用眼睛问我。

我说，我没这么多，这大部分是你的。

爷爷顿时火冒三丈：“你个恶少宝，小小年纪就分你我了？”我知道他的“火”是装出来的，目的是想压着我回去。

其他松油客也争着帮爷爷说话，我听得耳朵嗡嗡作响。都是一份好心，但他们哪里知道，爷爷哪里知道，我要让山桃也上学！

林老板在一旁看了很久，这里他走来问：

“这月的工钱提前付给你，够了吗？”现在，他对我的态度完全改变了，不仅请我喝酒，在松油的斤两和等次上也能松则松，不像过去那样死抠。

我摇了摇头。林老板走了，仿佛也为没能帮上我而遗憾。

爷爷又过来冲我吼：“明天你必须回去！”

我的犟脾气也上来了，说：“我不回去！”

“你……”爷爷气得举拳要打我，被松油客们劝住了。松油客们说“把式别

急，等他想清楚了，自然会回去的。”

我在心里说：“我早想清楚了，没挣足两个人的学费，不回去。”

8月26日 晴

今天吃过早饭，我们挑着松油桶准备进山时，林老板叫住了我：“哎哎，柱子，你等等。”

我在操坪边站住，松油桶仍不落肩。我想等他把事说完就走，我没闲功夫陪他。

林老板说：“柱子，这段厂里忙，我想请你下午回来后，协助过磅。”

这个当然好说，过磅不是难事，无非就是看看秤记数。

“我还没说完呢，你付出了劳动，当然要给报酬。我每天给你补助15块钱，怎么样？”

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一天15块，不出20天，我和山桃的学费不就解决了？

“行行。”我心里喜颠颠的。

林老板说：“说话算数。不算数是黑猪。”

我想起上次和他的较劲，不禁感到滑稽，就随口说：

“对，黑猪！”

两人便大笑起来。

追到顺风坳我才追上爷爷。我把这事告诉爷爷时，爷爷并不显得很高兴，只淡淡地说：“林老板真是一个好人。”

我说林老板确实是好人，这样的美差不给别人偏给我。

“你以为这是一份差事？”

“怎么，这……”

爷爷看看我，说：“这几天厂里一不多外人，二不多桶油，从哪里忙起来？”

经爷爷一说，我明白了，林老板根本

不需要人过磅，而是在帮我。他真好，也很聪明，他知道如果白白给我一笔钱，我是死活不会要的，所以找了这么一个借口。

“下午回去，我辞了它。”

“辞什么？不要辞。”爷爷说，“人家有意帮你，你不接受，他会难过的。生意场上的人，也不仅仅为了钱。”

我点了点头。这样也好，不仅成全了林老板的爱心，同时也满足了我与山桃的心愿。

好久没有见到山桃了。如果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不知她有多高兴！

8月30日 阴

我明天决定要走了。

在我放松油的这些日子里，今天，是最灰暗的一天。

好久没有见到山桃了，好久没有听到她美妙的歌声了，今天，我特意去找她。我要告诉她，我们都可以如愿以偿地上学了。

我沿溪而行。溪水哗哗地流淌，欢快而生动。

我还特意坐在溪边，掬了一捧水洗洗脸。这是上好的山泉，柔软而滑腻。这样的水最适合山桃浣洗衣裳。

但山桃今天不在此处洗衣。

一个母亲模样的人走来，我断定她是山桃娘。

“你叫柱子？”

我点点头。

“你来找山桃？”

我点点头。

问过后，她径直走了，和山桃一样隐进了桃树林里。不一会儿她出来时，手上多了一封信。

“这是山桃让我交给你的。”

我接过了信。

柱子哥：

我走了，表姐邀我去城里打工。

你回去读书吧。努力，读双份的，帮我也读一份。

山桃

8月22日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来的。

回到厂里晚饭没吃，我就去收拾东西。

爷爷拉住我说：“柱子，你疯啦！”

我挣脱他的手，依然把我的衣服、本子和书塞进牛仔包。

“啪！”爷爷咆哮着一巴掌扇过来。我顿时脸上火辣辣的，险些跌倒。但我没有停止收拾，更没有哭。松油客们都过来了，把爷爷架开。

几个松油客给了我一连串的责任，说我有“病”，开始爷爷要我回去我不回去，现在林老板给我高工资了，却突然要走了。“这不是在故意气你爷爷吗？”

我眼泪终于忍不住了，顺着脸颊流下来。

我发疯地冲他们吼道：

“钱有什么用？山桃不读书了，钱再多也只能用来擦屁股！”

“山桃？山桃是谁？”松油客们问。

爷爷站起来：“你是想为山桃挣学费？”爷爷是知道山桃的。

我点点头。

“小子！”爷爷走过来给我脸上又一巴掌，“你怎么不早说！”他把我拉进怀里，泪水一颗一颗地滴在我的身上，手上。

林老板和松油客们都在一旁唏嘘感叹。

明天，我就要回去上学了。“努力，读双份的，帮我也读一份。”山桃的话又在我的耳边响起。

爷爷来催过两次了，要我早点睡，说明天要赶车。

再见了，松香厂。再见了，爷爷，林老板，所有的松油客……

读完刘立柱的日记，吴老师陷入了沉思。她为没能了解自己的教育对象而羞愧，也为拥有这样的学生而骄傲。

这样的人不评三好，评谁？

但是且慢，又有人“告状”来了，说刘立柱早恋，有女孩儿给他写信。

吴老师当然不信。但为慎重起见，她再一次找来刘立柱。刘立柱对早恋一口否定。吴老师说，同学反映有女孩儿给你写信。刘立柱说是的，但没有那回事。

刘立柱说：“老师不信，您可以看。”

信是山桃从省城写来的，信中说“柱子哥，你回家上学了吗？表姐介绍我在一位教授家当保姆。教授是个好人，他说本来可以资助我的，但是，给我一笔钱，不如给我一种信念，一种精神。柱子哥，教授说得对吗……”

看完信，吴老师很久很久没有说话。一般成熟而稳重的老老师，什么事情让他们深受感动时，他们多半会采用沉默的方式来表达。

刘立柱不说话，也不看吴老师，假装望着窗外。他的目光灼灼发亮。

（作者简介：陶永灿，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绥宁县作协副主席，绥宁一中新竹文学社顾问。）

让我爱恨交织的

◎ 龙雅竹

父亲已经走了一年多了。我想写一点关于父亲的记忆，既不是为了纪念，也不是为了忘却，只是为了梳理心中留存的那份爱恨感觉。

对大多数人而言，少年的时光是美好的。然而，对于一个生长在苦难家庭的孩子来说，苦难往往比美好的记忆更深刻。

2003年6月是我这辈子永远都无法忘记的日子。这一年，我的人生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我深爱的求学生涯就此终结，早先的文学梦就此烟消云散，这一切都缘于父亲，缘于我这个困苦的家庭。

在校期间，无论是在老师眼里还是在同学的心里，我都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尽管我好学上进，成绩优异，但因家庭经济拮据，生活的窘迫，至期末还缴不起几百块钱的学费，在泪眼中百般无奈的我被迫辍学了。

梦断了，眼泪却让我想起了我这个苦难的家庭。

我们家一共有五口人，年老多病的奶奶，无能无力的父母，懂事乖巧的我，聪明伶俐小我三岁的弟弟。按常理，这是一个幸福家庭的组合。然而，正是因为顶梁柱的无力，所以这个家庭避免不了尘世的无常和生活的无奈。

四月的乡村田野，到处都是忙碌的景象，嫩绿的禾苗染绿了高低不一、大小不等的田块。在这绿意葱茏之间，有几处小小的田丘，还是灰白一块，显得特别抢眼。我知道，这是我家的责任田。

中午放学回家吃午饭，其实是没有饭吃的。饭没吃成，便在村口四处找父亲。在村口的大树下，一位头发蓬乱，衣衫不整，用手臂遮住双眼睡大觉的男人那就是我的父亲。

“爸，别人家的禾苗都青了，俺家里还不插田呀？”

“小孩子懂么的。俺家里没牛，不可能让你老爸犁田吧？等人家牛有空了，犁好了田再种的。”

父亲的话让我无语。我饿着肚子回校继续上下午的课。

虽然肚里空落落的，但心更加坚定。我要认真读书，我要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不再像父亲那样养不起家，成不了业。

我深信知识能改变命运。所以在学习上我特别用功，上课专心听讲，全天的作业都是第一个完成。课余时间，别的同学买这买那，我连一毛钱一根的冰棍都没买过，常常只是一个人呆在教室里看看书、

画画儿。我记得一年都没为自己花过一分钱，更不奢谈逢年过节或生日礼物了。

知识改变命运的坚定信念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里，刻入了我的骨髓。有梦想，生活就有希望；有奋斗，梦想就会飞翔。

每到期末都是我收获的季节。全年级综合成绩第一名，作文、数学、演讲、绘画等各项比赛我都榜上有名，每期“三好学生”评比非我莫属。我欣慰，因为苦难也让我收获多多。

然而，收获的季节也有许多尴尬的日子。每当临近终考的时候，后勤主任、班主任老师都要向我催缴一期的学杂费。

谁知我苦，谁知我难？我多次向父亲讨要，父亲一脸的无奈，话语很短，两个字：“没钱！”此后的日子，我无法面对老师的催缴，无法面对同学们惊异的目光。每天回家，我只能暗自流泪，痛苦万分，但现实不相信眼泪，眼泪也变不成现钱。

学校给我下了最后一次通牒，我向父亲作了最后一次哀求。父亲说：“妹子反正要嫁人的，干脆不读算了。”

一个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希望的破灭。书，再也读不成了。我烧掉了所有的课本，撕毁了所有让我心生希望的奖状，终日泪洗面。

我恨父亲的决绝，更恨父亲的无能。

父亲断然的决定，让我对今后的路充满了迷惘。在家的日子，我差不多一两个月没喊过一声父亲。我吃饭很少，常望着上学的方向泪流满面、恋恋不舍、心有不甘。

但现实的重压，一个才十来岁的少女又如何能扛得住？

我的无奈辍学，成了寨子里左邻右舍茶余饭后的重要谈资。有人说，这个做父亲的真是罪过，这么一个聪明懂事的女儿却没有能力培养出来，真是造孽。一些大伯二娘直接对我说：“妹，你长大后不要

管你爹啊，他不值得你对他好。”

为了生计，更为了父亲无能更无情的决定，我独自远走他乡打工，四年没回家看望过父亲。

岁月匆匆，走过春夏秋冬。去年四月，在一个很平常的日子，

我接到母亲从老家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因脑梗塞引起半身不遂，人都痴呆了，已躺在床上一年多了，嘴里常常念叨着我这个女儿，希望我回家看看父亲。

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我的心像打翻了的五味瓶，说不清甜酸苦辣。我毅然决然辞了温州的工作，起身回家看望我久别久病在床的父亲。

相逢无语泪先流。四年后的父亲更显苍老，已病得不成人样了。重病在床的父亲已不能言语了，老泪纵横是他愧疚之心





的表达，滴滴老泪是他渴望父女之情的最好诠释。所有的抱怨、责备、记恨，几滴亲情泪就消释了。父亲，我原谅你了。

波折之后的亲情更显珍贵，但也无法挽留父亲已成定局的生命。父亲在我陪伴一月之余，便撒手离开了他无助无奈的人世。

父女情，打断骨头连着筋。父亲去逝后，母亲告诉我，父亲小时候特别疼爱我，因为他三十多岁才有我这个长女，爱都来不及。平日里，用肩扛着我上山摘野果，下河捉鱼虾。到市场上转悠，有阿婆、大娘在我脸上捏一把，说这妹子好漂亮好可爱的，我父亲就满心里高兴，说：“我这女儿就是我一生的宝贝！”

在我八岁时候的一个初冬夜里，我生病发高烧，整个人都进入昏迷状态。父亲见我高烧不退，摸黑背着我到三里多地的医院打针。到医院后，可他身上没有一分钱，医院不愿意给我开药打针。父亲见我烧成了这样了，再拖延可能危及生命，他急得不得了。

我家住的寨子不小，千来号人。在所有人的眼中，父亲是一个好吃懒做、游手

好闲、不务正业的人。因为父亲的秉性，肯帮忙的人很少，肯借钱借米的人几乎没有。有人说，借钱借米给他，等于肉包子打狗，将钱丢水里了。钱米借不到，反遭人白眼和讥笑。

有钱男子汉，无钱汉子难。父亲为了救他女儿，竟然向医生下跪了，哀求医生开药打针，钱一定想办法缴来。在这千古一跪中，在场的医生都感动了，分头忙着为我开药打针，并为我办妥了一切住院手续。那一夜父亲都没合过眼。这是事后，妈妈告诉我的。

为我读书的事情，父亲也是无奈之举，他内心里深深自责过。妈妈还说，父亲为这事半夜起来哭过好几回。

家庭背后的故事，有几人能听过，并且有几人能真正听懂？母亲说，父亲身体本来很差，四十多岁就有病了，四肢无力，脑壳常常疼痛不止，不能参加重体力劳动，加上自己没什么劳动技能，所以家庭生计一日不如一日，一身疾病也只能长年拖着。

母亲说，父亲也是一个很传统的人。父母在不远游的孝养思想他是有的，因为叔叔他们都长年在外务工，年近九旬的奶奶必须有人照顾，所以多方面的原因只能让他在家呆着。

尘世烟云深几重，往事不堪回首。一切远非当时自己单纯的想法。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父亲已经远去，不知在尘世的那头可好？弟弟和我都已长大，我们会好好照顾妈妈的，您就安息吧！

轻烟往事中的父亲，一个让我爱恨不得的人。

（嘉宾简介：龙雅竹，绥宁青年作家）

三、春插秋收 大干快上

1958年，我们完成烧炭支钢任务后返校才一个多星期，县委又通知我们赶赴唐家坊人民公社支援秋收。我们打起背包就出发，用脚步丈量路径，翻过堡子岭，通过苦梨冲，跨过万福桥，黄昏时刻赶到了目的地，分组下到各个生产大队。我组分配最近，就在公社所在地唐市大队。

唐家坊人民公社是刚刚成立的。上月，全县才开始宣传人民公社化运动，个把月后，全部364个高级农业社便合并成15个人民公社了（第二年合并成更大的10个人民公社）。为了支援“以钢为纲”，县委从新成立的各人民公社抽调了30000个精壮劳力，组建10个野战兵团，突击砍伐竹木。“以钢为纲”又带动了各行各业的“大跃进”，其中仅交通大跃进一项，县委便抽调26000个劳力分别修建在（市）东（山）公路和万（福桥）金（屋塘）公路。两次重大突击行动所抽劳力总数占当年总人口162800人的34%（尚未计算水利建设大跃进所抽人力），致使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力严重不足。这一年由于风调雨顺，庄稼长得特别好，但丰收后的稻谷眼见不能及时归仓，人人非常着急。我们就是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被统一调配到唐家坊公社支援秋收的。

我组7人，由班长向光忠带领，虽然与社员们同出工同收工，但保留我们自己的建制。每个同学无私奉献，拼命割禾打谷送粮进仓。有一天，正在紧张战斗中，突然下起大雨来，同学们没有雨具，仍然坚持战斗。也许是我们的扮桶始终通通作响，正在避雨休息的生产队长寻声而来，见我们仍在冒雨战斗，大声说：“雨下得这么大，快休息！”班长回答：“这坵田快收完了，我们干脆打完后再休息吧！”生产队长大为感动，也加入到我们的战斗行列中来。

几天后，我们支援另一个生产队收割。下午，我们正在田里战斗，但已很疲倦，班长命令就地休息一会。我躺在刚打了谷子的稻草上，欣赏满天晚霞，只见红云万片，洒满天空，间隙处射下万道金光；再转头看四周，梯田里每个打谷人都披着满身彩霞。这一切，多么富有诗意啊！我正想寻找美丽词句描写眼前美景，偏偏班长发出“继续战斗”命令，于是重新投入战斗。当割完田角最后一蔸禾，直起腰杆揩抹汗水时，我发现天上的红云全不见了，耀眼的夕阳挂在西边山头上方，把满坵打谷的人们身后的影子拖得老长老长。我诗意大发，可惜当时身无纸笔，无法记下，只好不了了之。五十五年后，那情那景

在高一班的艰苦岁月里

◎袁公湘



仍然清晰地萦绕在我的脑海，就在书写本文时，我终于补写出一首绝句，圆了旧梦。诗曰：

万片彤云万道光，梯田苗寨浴夕阳。

山霞偏爱秋风助，照得忙人动影长。

第十天上午，我不慎被镰刀割伤左手食指，鲜血染红了手中禾把，于是赶紧摘了片禾叶包扎伤指，并解下缠在腰上的澡巾，把左手吊在膀子上。班长让我休息。我赴唐家坊医院上了药，回到唐市老街的住处，见白色洗澡巾上染了很多鲜血，便下楼去溪边清洗。洗澡巾在冷水中一泡，竟奇迹般没了半点血痕，于是我悟出一条终生受用的生活经验：如果浅色衣物不小心沾了鲜血，可趁血液未干时用冷水浸泡干净。

第十一天，我因不能继续割禾打谷，便向班长和班主任请假回黄土坑看望父母。他俩同意了，让我顺便把发了痧的同班同学彭秀富（黄土坑彭家人）带回家去。我挑着两个人的行李，彭秀富拄着拐棍，慢慢踏上回家之路。好不容易走到罗连大队，正巧碰上分配在这里支援打谷的同班女同学袁冬莲，她邀请我俩吃了饭再走。当时正大力宣传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我正怀疑这一宣传是否真实，想不到袁冬莲热情地端着两钵甑蒸饭来了。我喜出望外，大口吃起来。彭秀富因病吃不下，我也不客气，把他的饭也三口两口吃了，心中直赞扬：人民公社真的吃饭不要钱！

我俩又上路了，爬上罗连界，还有十华里，彭秀富怎么也走不动了。我只好先把二人的行李往前面送一程，放在路上，又回来背彭秀富，把他背过行李停放处后，又回到原处挑行李，就这样送一段行李，背一段病人，十里路足足走了二、三

个小时，把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好不容易才到达彭家，把彭秀富及其行李交给他的父母。伯父伯母对我感激不尽，立即从食堂领来一钵热气腾腾的甑蒸饭让我吃。我正饿极了，也不推辞，便狼吞虎咽吃了起来。回到自己的家时，天快黑了。

我休息了三天，饶有兴趣地观察着家乡巨变。原来的小安高级农业合作社已改称小安生产大队，高级社的一切生产资料统统收归公社，统一调配，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口粮供给制，建立公共食堂。一户社员的房屋恰巧处在上院子（本大队由上院子和下院子两个村落组成）的中间位置，便做了上院子的公共食堂，板壁拆掉后，成了近千名社员集体就餐的大厅，吃饭时老人喊小孩叫，熙熙攘攘，热闹极了。我正巧碰上全村有名的懒汉元麻子，快40岁了还讨不到老婆，他眉飞色舞地告诉我：“公湘老弟呀，人民公社就是好，我再也不愁吃了早饭没晚饭米了！”偌大食堂每天要烧很多柴火，七八个专业砍柴人也维持不了巨大需求，干部一声令下，水口山上几百年的古松树便被锯倒，化成了灶中熊熊烈火。生产和生活实行组织军事化和行动战斗化，干部一吹哨子，小学生们入校读书去，幼儿们被送交幼儿园，婴儿们被送进托儿所，大人们纷纷扛锄背犁向田间走去。农村劳力严重不足，干部便发动社员们开辩论会，谁不出工就批判就扣饭。社员们白天出了工，晚上还要无休无止地加班。好不容易碰上下雨，干部才让大家休息，我也才有幸同母亲谈心。母亲无意中讲了几天前的一次出夜工情况。那天晚上，全大队社员被动员去大坪岭放种麦子卫星，干部提着广播筒搞宣传，小学生打着火把照明，男劳力赶着牛来回犁沟，妇女们端着簸箕播麦种，老人们挥动锄头盖土。干到深夜，干部不知哪

里去了，准备的火把快点完了，小学生们吵着要回家睡觉，疲劳已极的妇女们便把尚未播完的数十斤麦种大把大把地往土里撒，想不到天亮后干部还高高兴兴地敲锣打鼓向公社报了喜。这事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却是千真万确。2000年我领导县史志办同事编写《中共绥宁县历史大事记》时，在县档案馆查到了县委于1958年10月18日通报表扬黄土坑人民公社小安大队积极挖掘劳动潜力，成功放出种小麦卫星的文件。

1959年初春，长铺公社五一大队的社员们在一中所处山脚的巫水边上一坵稻田里搞深耕。当时我们的政治课正讲到全国人民积极贯彻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其中的“土”指通过深耕改良土壤。我正好经过浮桥回学校，便饶有兴趣地停下来观察如何深耕。社员们按照公社所发深耕4尺的指令，先把表层肥泥移置一边，然后把深层的黄土泥沙一层一层地挖松，最后把肥泥复原。秋收时我又注意观察，那坵田并没丰产，而且禾苗比上年更差。我感到疑惑，向生物老师林译生请教原因。林老师默不作声，我问了几次后，他瞧瞧周围无人，才小声回答：“深耕总要有个限度，超过限度，原有土层便扰乱了，怎能不减产呢？”

4月，我班被派往关峡公社支援插田，先是分配在团结大队（今花园角村），全班师生聚住长滩，出工收工都坐船过巫水。巫水边长着一小片楠竹林，春笋正悄悄出土，我很喜欢观察笋的变化，数天后，全部春笋都长到一丈多高了，并且开始生出嫩枝，我们的插田任务却还没完成。为了赶季节，公社要求加快进度，罗老师便把每天的任务分配到人。一天下午，我和向绍廉被指定插完大路边的一坵大田，我俩惊得半天才缓过神来，插一阵

子捶几下腰，望一眼夕阳叹一口气，好不容易在黄昏时完成了任务。

十天后，全班人员被调往鸟塘大队。该大队位于山岗上，我们挑着铺盖艰难地爬到了鸟塘。精壮劳力大部分外调了，我们被视为插田主力军。田头摆着一部插秧机，我怀着好奇心，主动当机手，插田速度确实快了许多，但漏蔸严重，需要补苗，如此一来反而慢了下来，只好重新使用手插。班主任为了提高进度，便组织大家放卫星。放卫星的同学不用扯秧只管插田，而且每餐饭菜有人送到田中间，晚上还安排人举枋膏火照明。自愿报名的同学还真不少，卫星也越放越大，先是每人每天插三亩，逐渐增加到四亩、五亩。小同学蓝世斌最麻利，竟创造了一昼夜连插八亩的特大卫星（当然晚上无人看见时有同学帮忙插）。喜报报到公社和学校，受到了领导们的表扬。当时，学校办有校报，报名就叫《绥宁一中》，八开油印，发行到分散在全县各地支援插田的高初中各班，每期都登有《各班插田进度表》。蓝世斌放特大卫星的消息被作为头条新闻刊登在校报上，传遍了全县各地支援插田的所有班组。

鸟塘大队的任务完成后，屈指一算，我们离校已经20天了，于是准备回校复课。谁知高高兴兴走到关峡公社大院向领导告辞时，却被公社书记杨时运挡住了。他恳切地说：“师生们的确辛苦了！但县委从我们公社抽调的精壮劳力太多，季节已过，眼看着一些生产队的田还没插完，麻烦你们再支援十天！”满怀希望复课的师生们又被留了下来。

我们不再按班组分配插田地点了，改成哪里需要几个人就派几个人去。我们六个人被派往岩头大队苏家塆生产队，住在牛圈上面。每天麻麻亮，生产队长就来牵

牛耙田，饱受臭气熏煎的我们虽然休息了一晚，仍然睡意正浓。但是，队长的吆喝耕牛声、开栏门时木杠的撞击声，牛出栏时颈上的铜铃声会毫不留情地把我们吵醒，于是，我们只好艰难地爬起床，揉着惺忪的双眼，慢腾腾地向秧田走去。田中的秧苗都快半人高了，老人、妇女、儿童全部被动员来到田中拔秧，几个老人大声发牢骚：“季节都过了，田还没插完，人家等着明年喝西北风吧！”

十天期限又到了，对面山上的楠竹林早已枝壮叶绿，布谷鸟在树上咕咕催个不停。校领导考虑到我们停课太久，通知我们坚决撤离。当我们的队伍再次到达关峡公社大院旁边时，同学们唯恐公社书记又出来拦阻，不约而同地屏声静气加快脚步，一溜烟便跑过了公社，走进了关峡峡谷。

7月放了暑假，我又回到家乡。田垌里，禾苗郁郁葱葱，进入8月后渐渐抽穗勾头。有一天，我跟随几个社员去田间看水，见到大队组织一些社员走进一坵禾苗长得非常壮实，正在抽穗勾头的田里，把三分之二坵禾苗连同根部泥巴全部拔脱，均匀地搬移进三分之一坵禾苗里。我们懵了，问为什么这么做。干部大声回答：“你们没见到报纸上的宣传？去年湖北省放了个水稻亩产36000多斤的特大卫星，今年我们也要放！”我们这才明白，原来是本大队正在学习湖北建国第一社把几坵田里稻穗已经勾头的禾苗并作一坵，人为制造水稻高产特大卫星的经验。几天后开学了，我离开家乡回到学校，始终没见到《绥宁报》报道小安大队放水稻特大卫星的消息，很久以后才打听到抽穗勾头的禾苗经过搬移后大部干枯，加之禾苗挤得密不透风，患了严重病虫害，导致禾苗合并后的稻田基本无收，好在卫星实验田面积

不宽，损失并不大。由此我回忆起另一件事。今年早春，我还没赴学校报到，看见大队抢插早稻时，组织一些社员搞高度密植试验，即禾苗一兜挨着一兜地插，结果导致颗粒无收。“大跃进”中流行着一句口头禅：“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从这句口头禅可以想见当时的极左思潮有多么严重。

读高中的三年，我们除了假期主动参加家乡的集体劳动外，每个学期都由学校统一组织，以班组为单位，分赴全县各地支援农业生产，共完成三次春插三次秋收。半个多世纪后，那些支援插田打谷的中学生们早已变成了爷爷奶奶，我们战斗过地方的人们毋庸置疑也新老替换了许多。当年曾经接待过我们并和我们一起劳动，如今也已成了爷爷奶奶的人们，你们还记得那些朝气蓬勃却又有些调皮的小青年们么？

四、融入社会 服务社会

读高中的三年，正是“大跃进”的三年：从1959年下半年起的两年，又是全国人民过苦日子的两年。那时虽然特别累特别苦，绝大多数人思想却是高尚的单纯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口号深入人心，每个人都自觉融入社会服务社会。

1958年，学校从在市虎溪山下搬迁到新县城长铺铁夹冲的山头上好久后，全县许多人还不知情。为了扩大影响，学校党支部和校委会决定在长铺老街的县祁剧场演出一个叫得响的大节目，选定为话剧《风暴》，内容为歌颂“二·七”大罢工，由潘世明老师当导演并扮演主角林祥谦，初五班的刘珍秀扮演林的妻子，校医陈奉华扮演革命者律师，我班的吴光源、高二班的向光正等二十多人参加演出，刘应辉老师负责布景。演出时适逢开县扩大干部

会，观众又是生平第一次看话剧，收到了轰动效应。

在“大跃进”年代，宣传画被视为鼓舞群众斗志，开展对敌斗争的有力宣传武器。我从小学起便对绘画产生兴趣：在初中的美术课上，我是刘应辉老师的得意门生；高中虽然取消了美术课，我仍然对美术情有独钟。从1958年10月起，学校为了宣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向我提供大量木架、白布、画具、颜料，安排我绘制大型宣传画，然后派人挂到县城的街头去。星期日，同学们洗衣、打球、唱歌、出游，我独自站在教师办公楼大门宽宽的过道上，默默地画着。至今我还记得先后画过的题材有三面红旗万岁、超英赶美、大炼钢铁、过好苦日子、加强农业第一线、一定要解放台湾……总计数十幅。

1959年，县委会所处山坡还没有挖通，始于长铺大桥的县城大街到达这里后便终止了，然后折转90度向左进入大礼堂，向右经过一条人行道连向县委会，人行道宽约5尺。8月，已动工一年的长铺大桥就要竣工了，届时汽车驶过大桥后却无法开进县委会，为此，县委决定修建一条连通县委会和县城大街的百米公路。在劳动力和资金都异常紧缺的情况下，修建任务毫不留情地落到绥宁一中高一、二班学生头上。这天黄昏，已经上了半天课搞了半天劳动的师生们扛着锄头，经过长铺老街和巫水浮桥绕行大半圈后，来到县委会办公大楼前，开始修建公路路基。别看公路很短，山脚的切方和填方却并不小。战斗开始后，有的人挖山，有的人挑土，有的人砌脚，有的人填方，有的人运沙，有的人铺石，电灯照得通亮，广播喊得山响，挑战应战之声此起彼伏。大家饿着肚子，从黄昏一直狂干到第二天大亮，硬是把凹

凸不平的人行道拓宽成沙石面的公路路基。太阳升起后，师生们才拖着沉重的脚返回一中。

为了解决县城全体居民的照明用电，1959年初，县委决定开发虾子溪实现水力发电。设计的拦河大坝选在距巫水约500米的虾子溪峡谷处，高20来米，长40来米，计划装机200千瓦。虾子溪水电站修建委员会于2月26日成立后，从全县各地调集千余民工抢修大坝。绥宁一中师生奉命利用晚上搞支援。在学校召开的动员大会上，师生们听说电站建成后人人学习办公都能用上电灯照明，万分激动，纷纷表示一定用实际行动支援电站建设。但是，豪言壮语容易讲，实际行动困难大。大家白天在校学习和劳动，晚上开赴电站支援挖土、装土、运土，时间长了，身体再棒也难坚持。我的肩膀压肿了，腰杆压痛了，每晚还得苦苦硬撑，无奈之下，只得用回忆旧事来减轻痛苦。我想到了读小学时家里没有油灯照明，便单身走进松林，从树干上收集溢出的半干洞松脂，回家后捏成蜡烛，我坐在晃动着的烛光下，认真地背书做作业。我记起了读初中二年级时暑假赴舅舅家玩，见到一本《三国演义》，立即点燃篾片，照亮书本贪婪地读起来，一片燃完了，又点燃第二片。篾片是那时农村的主要照明工具，虽然不要花钱买，但制作篾片既要楠竹又要劳力还费工时。燃了十多片后，舅舅心疼篾片消耗太大，终于忍不住了，勒令我熄灯睡觉。我用这些难忘经历默默减轻肉体痛苦，深情憧憬电灯照明的幸福。经过上千人一年的苦干，1960年3月，大坝竣工蓄水。可惜当时钢筋水泥奇缺，省林业厅工程技术指导孙炳生被迫采用陶瓷涵管代替钢筋水泥涵管。正当全县城人民翘首以待发电时，4月一场洪水把涵管压裂，大水如魔鬼般从坝底汹涌

喷出，眼见就要酿成大祸了，指挥部被迫于20日早晨炸坝泄洪。当时我们正在教学南楼上课，听到爆炸声后，纷纷涌出教室俯视。一会儿，浑浊的洪水气势汹汹，由南向北猛扑下游，眨眼间便漫过了河岸，吞噬着两岸的一切。我们的心被无形的针扎痛了，眼睁睁看着全体师生同干部、民工们苦战一年的劳动成果瞬间化为乌有，不觉流下了眼泪。

1959年5月1日，县委在长铺子老街的广场里举行大会，庆祝劳动节并声讨西藏反革命叛乱，一中全体师生奉命参加。听说西藏的奴隶主和上层人士大闹独立，武力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民主改革，我们都义愤填膺，不停地振臂高呼口号。会后举行游行支持党中央果断平叛，数千人队伍浩浩荡荡通过大公坪、五一大队，沿巫水西岸返回老街。游行队伍前头的人员已经过了虾子溪木拱桥，随后的人员正挤停在桥上，一中的队伍也紧跟其后即将登上桥面。这时，木拱桥承受不了二百多人的巨大压力，开始“嘎嘎嘎嘎”缓慢下沉，人们惊吓得尖叫起来，接着“轰隆”一声巨响，木桥垮塌了，桥和桥上的人们重重地坠入水里，溅起巨大的浪花。正在人们惊魂未定时，许多人奋不顾身跳进河里紧急救人，我们学生也摩拳擦掌争着下河抢救。可是，学校领导担心发生意外，制止小同学和女同学下河，只指派大同学参加。经众人奋力抢救，掉入水里的人们被一个个捞救上岸，然后迅速抬往医院。一场巨大的意外灾祸变成了一幕发扬“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共产主义风格的现场电影，让我们观摩了一堂极其生动的政治课。

1960年元月4日，我们正在上课，下课钟声突然提前紧急敲响，全体师生紧急集合。校长大声宣布：“绥宁县与城步县交

界的上百里边界，突然发生严重森林大火！县委紧急动员公社社员、林业工人、洪绥铁路和在东公路民工、机关干部、厂矿职工、学校师生，立即赶赴灾区扑火。学校研究决定，高一、二班全体同学和初中部的大龄同学全部参加！”会议立即解散，师生们雷厉风行做准备工作。即将出发时，我们几个小同学和全部女同学却被照顾留下，我们只能眼巴巴看着师生们紧急向数十里外的火场奔跑而去。过了一天一夜，县委领导考虑到学生们年纪太小，容易发生伤亡事故，命令大家统统返回学校。同学们出征回来了，一张张疲惫的脸虽然在回校途中早已洗过，仍然残留着战斗痕迹，有的人手脸划伤了，有的人衣服挂破了，有的人裤腿上有山火熏过的印迹，更有甚者，好几位同学的头发竟被烧焦一绺。但他们并不在意，却眉飞色舞地畅叙着山火的肆虐和扑救的凶险，讲到精彩处，竟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让我们这些没参加的人也如身临其境，崇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1960年下学期，初中部一名同学突然肚痛不已，被同学们紧急抬往县人民医院，经诊断患了阑尾炎，必须马上开刀抢救。开刀必须输血，血从何来？学校领导紧急研究后，决定发动同学们献血。那正是过苦日子期间，人人饿得面黄肌瘦有气无力，但听说要抢救同学的生命，竟没有一个人犹豫，争相报名。经医院化验，确定高二班袁树栋和刘天主的血型相符，于是立即每人采血300毫升。一个多小时后，病人的生命从阎王爷手中抢了回来，袁树栋和刘天主开心地笑了。

（未完，待续）

与孤独为伴

◎ 陶阳谷

“孤独”这个字眼，在许多人的眼中是可憎的，甚至是可怕的：你的喜悦无人共享，你的痛苦无人分担。不少人错误的将“孤独”与“空虚”、“寂寞”（譬如忙碌工作时产生的压抑、失掉工作后的失落感，失恋后的症状，丧失亲人的悲痛）等同起来，又让人觉得可悲了。

俞伯牙、钟子期的故事千古流传。俞伯牙在子期死后自毁琴弦，并自此以后永不弹琴，这可以算得上是一种真正的孤独了。而如“有些人梦想的最高境界是在雪天，呕上半口血，由丫环扶着，懒懒地到院子里去看梅花”，这便绝不是孤独了，而是有病。

孤独会给我们带来伤害。如果不是子期的死去，让伯牙的琴声失去了一切意义，伯牙怎么会如此悲痛欲绝，放弃了对艺术的追求而自毁琴弦呢？再者，如鲁迅笔下的孤独的战士夏瑜，为人民而革命，到头来却落了个被砍头的下场，而如华老栓这些麻木者、愚蠢者，却还要以馒头蘸其血为自己的儿子“治病”。

然而我辈岂能因此而将孤独从自己的灵魂中驱逐出去！

只有学会与孤独为伴，我们的思维才能在片刻的安宁之中得到发散。王小波在布鲁塞尔等飞机时，去了一趟厕所，“不想却走进了一个文化的园地”，“在那里看到了人类精神文化的讨论”——四壁关于不同问题的、各种文字的讨论，并最终想到了：“不管做什么，都必须首先离开屁股下的马桶圈”。似乎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有心思来讨论“高层次”的

问题。由此我又想到，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真正作家——作为一个思想者——在创作的时候绝大多数都是要求一个独处、安静的环境的：或晚上或凌晨，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不出门。

也正是因为学会了与孤独相伴，我们才能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前行。古语有云：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举世非之”的人是孤独的：布鲁诺，一个捍卫真理的殉道者，面对无数人的指责与唾弃，依然坚持日心说，反对神学，最终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然而，“举世誉之”的人也是孤独的：古代的圣贤，万人敬仰，人们不会也不敢对他进行指责，只会将其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奉为圣言、圣行。这对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政府首脑来说，也是如此。然而将一个人供上神坛是可取的么？我想历史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所以“举世誉之”时，我们更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

与孤独为伴，是一个蓄势待发的过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与孤独为伴，理应洁身自好，如“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与孤独为伴，就必须有着独立的判断力，不会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即使如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一叶扁舟，也要握紧桨橈，奋力向彼岸划去！

放慢你的脚步

◎ 高391班 陆澍铮

神舟十号飞船飞入太空之前，首位在太空授课的宇航员芭芭拉·摩根致信王亚平道：“祝你们平安成功。你那时一定很忙，但请记得眺望窗外，中国和这个世界美丽迷人。”在太空中授课是个伟大的梦想，而芭芭拉的话无非是告诉她：无论有多么忙碌，在追逐梦想的路上，一定要记得放慢脚步，观赏风景。

连宇航员尚且如此，我们这些常人又怎能例外？然而，我们却悟不透这里面的一点玄机，总以为追梦便要一路高歌，永不停息。春去秋又来，我们在追梦之旅上喘着粗气，淌着热汗，目光紧紧跟随那遥远的梦想，却不肯歇一歇。当我们追到了梦，便天真地以为自己拥有了所有。殊不知，我们一路潇洒的背影，留给后人的只是一个可悲的符号，这个符号看似被镀了一层圆梦之金，实则内心悲哀：我们低头奔跑，还有谁可曾注意过路上的风景？遇到人世间最美好的情爱时，我们果断地一转身，并美其名曰：“一切为了梦想。”可谁又能够知道，当我们以为梦想已经触手可及时，它却正渐行渐远。

一家以亏损扬名立万的餐厅不久前关门歇业了。据说这家餐厅十分火爆，即使预订也要排好几年队，而且它还因菜谱等一些副业而收入颇丰。当人们问及老板歇业的原因时，老板竟然说：“我的梦想是开家好餐厅，但人生的风景同样不容错过，我想看看。”

简单明了而又发人深省。没有预想中的惊天动地，但足以让我们为之震撼。汪国真说，最悦人之处，是那竹林深处的小道，水一行。如今，还有多少人有闲情雅致去寻一份安逸？还有多少人希望给疲惫已久的身心放个假？还有多少人愿意放慢脚步，驻足凝望？

和每个人一样，我们亲爱的祖国也有一个梦想——中国梦。我们梦想着高速发展、国富民强、天人合一……然而，寻梦时，我们是否走得太快太急了呢？以致于没有回首错过了什么，壮丽秀美的山川河流，博大精深的汉字文化，饱经沧桑的文物古迹。我们没在意，甚至是没在乎它们，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总有一些这样的东西成为牺牲品。所以我们在寻梦时也留下了许多遗憾，试问：中国若忽略了这些风景，中国梦还能实现吗？

放慢脚步吧，不要一路追梦而不曾停息；

放慢脚步吧，人生中太多美景值得观赏；

放慢脚步吧，中国梦将更加完整和美好！

能顺她心意，做她想让我做的事，服从那些她并没有资格发号的“命令”。

在一个叫作家的地方，永远只住有我和她的身影。许多夜晚总能在她房间嗅出缕缕白色的忧愁，一半是她的，一半是我的。

父亲是我最熟悉的

陌生人，他总喜欢戴着好人的面具肆意践踏我的人生，也总爱在我面前说着一些他也听不懂的道理，里头藏着高傲和愤慨。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占据着我大部分生活，成为了我的一堵心墙，虽能遮风挡雨，但也让我成了这心墙的影子见不到阳光。

稍纵即逝的光阴中，她的神色渐渐变得灰沉，我爱她，爱她成为我唯一的寄托，爱她残缺语句中的温柔；我亦恨她，恨她一生碌碌无为，恨她一生事事不顺。这种捉摸不透的情感久而久之就变成一种希望。这种希望是她的明天，也是我的未来。

她曾对我说过，她过去的几十年都不知道做了些什么，该做些什么，但在出生后，她一切都明白了。如今我也明白了。她多半是为我而坚持，坚强，她疼爱着我，所以强制于我，她失去的权力也需要我为她找回。我已不能回头却步，至今我已成为她一生的权力。她可以为我不要未来，她那些最初的错误在无形中指导我正确地选择。我要向前，哪怕用的是双手，因为在很久之前，我就闯进了她的人生，我必须替她走完最后一道弯。

现在的我生活很平凡，梦想很简单，我只需要一个完整的人生。母亲，美好的人生只因有你在。

人生有她

◎ 高377班 夏东阳



一个人的一生在现实中不断穿梭，不断磨砺就塑造了人生。每个人生都有着不同的色彩，它或许简单，或许平凡，但在每个人生的背后藏着或多或少不同寻常、不为人知的故事……

时光是残忍的，我们却不得不忍受。在我逐渐成长的过程中，母亲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衰老，精神上，我对她开始疏远；物质上，她对我开始厌烦。尽管如此，我们彼此之间仍然维系着一种冰冷的爱，一种没有精神和物质供温的爱。很久以前我就认为自己的存在是一个自生自灭的过程。没有太多亲情，没有更多友情，也不知道是什么把自己禁固在一个空房子中，只能自身取暖，维持我跳动的心脏。在父母面前我不相信爱情，因为它只是人类繁衍后代的一个借口。这个世界太空、太乱，所以母亲用她的无能为力将一切赌注都压在我的青春上，也让某些原本纯洁的东西在现实中一点点朦胧，然后变成幻影。

走完九年义务教育，我步入了高中。我和母亲的话题似乎永远只有学习。她望子成龙，却什么都没做，她尽心尽力，却得不到他人认可。也许，她真的比任何一个人孤独；或许，我与她的亲情间还夹杂着同情。十多个年头里，她就一个人，连多余的人影都没有出现在她的生命中，我能怎样？只

有梦 追梦 圆梦

◎ 高374班 龙厚任

梦是一种存在，是一种信念，更是一种前行的动力。
——题记

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对夜晚高高挂在天空中的月亮产生着无数的奇想，心中也有了儿丝向往。这便孕育了一个梦，一个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共同的梦——中华民族的探月梦。

有梦

儿时，读着“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这首熟悉的唐诗；听着长辈们讲叙“吴刚伐桂”、“嫦娥奔月”的故事。心里对月亮产生了无限遐想，总想知道那个地方到底有什么，是不是真有吴刚伐桂，玉兔捣药。古代文人也纷纷以明月寄托自己的情怀。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苏轼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月亮已成为清高与脱俗的象征。中华民族对月亮的追求与向往，从古至今，一直都有。

追梦

一九一一年，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进行了辛亥革命。结果虽然失败了，但唤醒了民族的自强意识。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成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告新中国的成立。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改革开放，开始了中国的腾飞。如果说辛亥革命与新中国成立是中华民族自强，开始探月梦的基点，那么改革开放便是它的动力。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中国就已经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

人造地球卫星。九十年代，中共中央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开启了中国的探月工程。欧阳自远教授受领了这一任务，开始了中华民族的探月梦。

圆梦

二零零三年，随着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一声巨响，几分钟后，飞船成功入轨，中华民族第一次在太空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一事件，更加坚定了探月工程者的决心，三年后的十月二十四日，“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在西昌成功发射，奔向三十八万千米外的月亮，这是中华民族的第一个探月卫星。紧接着，嫦娥二号随之升空；今年十二月，“玉兔号”月球车将登陆月球，在月亮上留下中华民族的轮迹。

从有梦到追梦，再到圆梦，中国实现了三步走。正是中华民族的不断努力与开拓。才创造了如此辉煌的成就，这是我们的骄傲与自豪。

我们作为新世纪的青年，朝气蓬勃，阳光向上。做一名优秀的中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要敢于担当，用激情去迎接学习，展现青春的活力，放飞我们的梦想。十八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梦，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有梦就有信念，有梦就有力量。我相信，经过我们的奋斗与创新，中国梦一定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会实现！



——改写《氓》

◎ 高390班 陆澍铮

告别夫家，终日迷茫；重登楼台，轻倚栏杆；思绪飘然，我心悲然。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儿时的记忆里便总有你陪伴。你白衣潇洒风流，我绿裳亭亭玉立。初次见面你便对我说：“我叫氓，你叫林夕，林夕一梦，果真是个好名字。”我含笑不语。不多时，我们的感情迅速升温，一起说，一起笑，可以躺在草地上看云，可以对水里的鱼儿说话，就算摘一个果子也要分成两瓣，边吃边笑。

一日，外出游玩，偶然遇到了双宿双飞的鸟儿，每只鸟儿的脚上都绑了根红线。我好奇地问你那是什么鸟？你说：“夕儿，这是相思鸟，一生只有一个伴侣，矢志不渝。”你顿了顿，又说：“夕儿，我与你，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此刻你的眼神无比坚定，而我也没有躲避。

携手而归，家父正坐于堂上，笑言：“氓儿与夕儿如此亲密，来日怕是要做我林家女婿哟！”

我脸一红，低下头去，只听你缓缓而又坚定地说：“待夕儿及笄之时，我定要娶之为妻。”我一愣，爹爹亦没有想到你会如此回答，怔了怔，既而拊掌大笑：“好，好，真乃佳婿也！”日光飞逝，你随父亲外出经商。临走的那天，我在你面前低吟道：“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你弯下腰，于我耳畔轻言：“定不负相思意。”我依依不舍，在楼台上



看你渐行渐远，化作一个白点，在我心中留连。

日日登台远望，却不见：“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每念及“定不负相思意”便已满心欢喜，一日日的失落，一日日的相思，还有那鸟儿的啾鸣，也就化作柔情，细心整理，只待你的归来。

终于等到了，彼年，我正值十五。施芳泽，贴花黄，正娥眉，高笄耳。穿绿衣，著青裳。眼波流转宜喜宜嗔。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站在路口，我不安地绞着手绢，痴痴地望着，你总算出现，依旧是一袭白袍，只是眼角中多了一份刚毅，眉宇间多了一丝严峻。

你跳下了马来，莞尔一笑，牵上我的手，我的心突突地跳，我们走回过去去，应了当年的及笄之约，在秋天步入婚姻殿堂。

岁月静好，时光缓淌，我采桑织布，手轻轻滑过温和的布料，想象你穿上它以后相貌昳丽的样子；我写诗吟唱，提笔写下美好的曾经，写下那相思与红豆；我尽心侍奉公婆，晨昏定省，无微不至。我倾注我十几年的相思于你，于你的一切。

可是，我发现，你变得繁忙，变得不耐烦，和你说话也总是心不在焉。你的眼眸中不复从前的温存，再没有让我欢喜，让我心动的感觉……是你变心了吗？不不不，不是这样的，你说过定不负相思意，我暗想，大概是多年经商让你圆滑、世故，成熟稳重了吧，但你心里还是有我的，对，我怎

么能祈求一个人永远一如既往呢？

我愈是想打消自己的疑问，愈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你的行为愈来愈出格，时而带来一个美艳如牡丹的女子，时而挽回一个妖娆如芍药的美人。你变得轻佻，变得浅薄，你对我动辄打骂，毫不留情。

都道女子心易变，却不知男子更无情。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度过无忧无虑的青梅竹马的时光，许下“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山盟，道出“定不负相思意”的海誓，年复一年，你牵挂着我，我相思着你，这些，难道只是一场春梦了无痕吗？

悲伤，无处安放。

那对相思鸟又飞回来了，此时，我年方十九。我欣慰，鸟儿依旧如故啊。可定睛一看，另一只相思鸟脚上却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我犹如遭了晴天霹雳一般，一向被喻为忠贞的相思之鸟尚且如此，更何况薄情寡义的人呢？“定不负相思意”果真是绝妙的讽刺啊！我的心冷了，然而无论如何也不肯放下，我劝自己：林夕啊！这十九年来，只不过一场梦罢了。

氓已去，夕仍在。

不久后，我告别夫家回到了曾经的乐园。又站在我那无比熟悉的楼台，双眼迷离，梦已为殇，相思却还在，十九年的情爱相思，终于放不下。我抑制不住地哭起来，多么想，多么想，再看一眼昨日的少年……



夫妻恩爱 苦也甜

——改写《氓》

◎ 高390班 王晓琴

一

一个衣冠楚楚的老妇人，倚着拐杖沿街行乞，突然，迎面来了一辆马车，百姓们皆退至道路两旁，只有那老妇人依然伫立在路中央。

“小心！”一抹浅绿的身影从人群中飞出，猛然间，那抹浅绿与老妇双双躺在路旁。“吁”驾车的人拉住了马，好险，围观的人都鼓起了掌。

只见那女子扶老妇人起来，拍了拍自己与那位老妇人身上的灰，言之，“你们没有看见路中间有人吗？还不停下来，”女子怒道，“撞到人怎么办？还不快快下车向这老婆婆道歉……”话还没说完，就被一个声音打断，“住嘴，刁民，此乃县令大人，岂能向尔等刁民道歉，”一个小吏恶狠狠地说，“大人不治你们的罪已是你们三生有幸了。”

“发生了什么事了，吵吵闹闹成何体统。”轿帘被那“恶狠狠”掀开，一个身着绫罗，头戴官帽，满身肥油的人物懒懒地倚在官轿中，双目紧闭，“启禀大人，有几个刁民胆敢拦轿，惊扰了大人，我马上办妥。”“恶狠狠”露出一丝惊恐，那县令懒懒地睁开双眼：“我倒要看看，是哪个刁……”县令见到眼前之人，便把到嘴边的话咽回肚中，“不知三小姐大驾光临，小人有失远迎，手下口出狂言，多有冒犯，请小姐降罪，”刚才趾高气扬的气势

烟消云散了，“这小吏，回去我定将其定罪。”“恶狠狠”听了，吓得缩成一团。

云都百姓皆道：“奕府有三千金，一为奕千媛，生性贤良心善良；二为奕千惠，心狠手辣妒心强；三曰奕千寻，美丽勇敢心善良。”

百姓皆知，奕府三小姐是奕相国的掌上明珠。

千寻没理会他，只转向老婆婆去，问她有没有受伤，谁知老婆婆连忙跪下，“谢小姐救命之恩，只是老妇身上脏，怕弄脏了小姐。”千寻赶忙扶起老婆婆。“婆婆此言谬矣，您是长辈，我是晚辈，怎可如此！”仔细一看，这老妇两鬓已泛白，发丝凌乱，蓬头垢面，身上着的衣已是破烂不堪。

远处人群中一个身着鹅黄色的衣裳的小姑娘正焦急着寻人，看到这边人群多便好奇走了过来。县令以为千寻小姐不原谅他，便急着下轿谢罪，但身体重若千斤，才一抬腿便从轿上滚下来，其状如冬瓜，这引起大家哄笑，就连胆战心惊的“恶狠狠”也笑了。

自作自受，“小姐”，小姑娘羞涩地从人群中钻出，“哎呀，小姐可终于让我找着你了，天色不早了，我们快回去吧，不然又让夫人担心了。”千寻应答：“嗯，好，再等会，”又转向县令，“县令大人，天色不早了，此事就此作罢，我不想追究，只是……”“小人明白”，县令被一群小吏扶起，“小人以后绝不会找这刁哦，老婆婆麻烦的。”“如此甚好，我们走。”走时还送给老妇几两银子。

好惊险，如果不是那位小姐，我恐怕早已命丧黄泉了吧。老妇想到这便有了一些欣慰感。“如云儿能娶她为妻，即使要我死亦无悔。可人家是相府千金啊，唉……”老妇走到荒郊

破庙里。

“云儿，我回来了，今天收获不少，不仅有药还有包子。”老妇眼里闪着亮光，满面喜悦，“今天遇到一个好人呢！”“娘，孩儿不孝，为了我的病，还……”同样衣冠楚楚的男子躺在一堆杂草上，他面容憔悴，瘦骨嶙峋却不失俊俏。

老妇把白天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云氓便对那女子有一丝好感。

二

一个月后。

宰相夫人病倒了，千媛在家侍其左右，三小姐千惠时而来观望，三小姐千寻为给母亲求平安上西湖灵隐寺进香去了。

为了母亲能早日安康，千寻乃是徒步去的，途经一片树林，一主一仆，相扶而行。“站住”，突然，从树上飞下两个流氓，“打劫，此路是我开，”另一个流氓接着说，“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嘿嘿，留下买路财。”

“有我在，你们休想伤害小姐，”江城立马护住千寻。“呦呦，这小姐不错，还会护主，我好感动哦！哈哈哈……”一副丑恶的嘴脸。



“认贼作父，天下无贼，看来上次你们还是不记性呀，还敢出来。”只见一个衣襟褴褛的男子从树不滑下，“还想试试么？”“原来又是那个乞儿，怎么就你？还想英雄救美，省省吧！”“就是，就是，上次还没被打够？哈哈！”天下无贼笑言。

只见“认贼作父”的膝盖一弯，跪在地，“你，你……怎么？”“认贼作父，我们还是赶快跑吧，看来这小子受了高人指点，”天下无贼细声细语说道，又转头面向乞儿，“今天有事，就不与你计较。”两人相扶着一瘸一拐地逃离了。

云氓心里一惊，幸亏走了，不然，可惨了喽。“三小姐，你没事吧？”云氓才看此女子第一眼已被其所动。“我，我……”千寻第一次在人前失态，还是江城机灵，“我家小姐是想说，‘谢谢公子’”，江城犯疑，“只是公子怎么知小姐身份？”

“请恕草民冒犯了，我听说三小姐要出门又未带随行，担心……”对方的脸已经红过晚霞了。云氓接着说：“是三小姐先有恩于我，我才会……三小姐可曾记得一个月前那老婆婆，”对方点头，“那便是草民的老母，此次是特地来感谢小姐的。”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千寻羞涩地低头，“只是老婆婆如今可安好？”“她……娘她……”云氓已无力再说下去了。

“娘已经去世了，只是她死时有一则心愿尚未了”，云氓哽咽，“她希望……我……我能娶你为妻。”两人相视一瞬。“放肆，小姐可是相府千金，岂是你想娶就娶的”。江城忍无可忍了，原来他早预谋好了，“虽然你救了我们，但也不可这般无礼，小姐，我们走。”“阿城，等等，你慢点，”“弄痛我了。”

“千寻，你可唤我氓，无论你答不答应，三日后我定上门提亲……”千寻被越拉

越远，他的声音也渐渐听不见了。

自那日以后，千寻就像变了个人似的，茶饭不思。整日思念着氓。家中人也无可奈何。

三

三日后。

真的，他来提亲了，换了身体面的衣裳，只是听宰相的语气，事情并不乐观，“你就是一介乞儿，凭什么娶我女儿，拿什么娶，她可是堂堂相府千金，一个连自己都养不活的人，没资格。”“岳父大人，我有手，有爱可以给她温暖，给她个家，我还……”“住口，爱可以当饭吃么，家？什么家，那破庙吗？这才是她家。”

“爹爹，够了，我不求殿宇宏，不求衣锦荣，但求朝朝暮暮与氓生死与共。”“啪”，“住嘴，你这不肖女，不知廉耻，”宰相额上青筋暴出，“这种话岂是你能说的。”

“爹爹，你就怪女儿不孝吧。”千寻毅然。“好，你若敢跟爹三击掌，断绝父女之情，以后你的事，我便不再管了。”千寻已是泪如雨下，“好，不孝女”宰相此时已不顾仪态了。

“一击掌，奈何桥上不相识。”

“二击掌生死离别不相干。”

“三击掌父女从此陌路人。”

三声清脆的掌声已落幕。母亲已泣不成声，父亲瘫坐在椅上不说话。

云氓被震撼了，心想他一定要用一生去呵护她。千寻拉起氓的手毅然离开了相府。

破庙里的婚礼很朴素，环堵萧然，空空如也。

破庙里的婚礼很隆重，日月为媒，天地为证。

云氓：“寒窑虽破能避风雨。”

千寻：“夫妻恩爱苦也甜。”

许你此生

——改写《氓》



◎ 高390班 陈梓元

一、愿得祺儿为妻

我知道：氓哥哥带着聘礼来了。我躲在屏风后，不安地拽着身上的紫绮裙，看着氓哥哥毕恭毕敬地对爹爹行礼，如春风般温润的声音传来：“愿得祺儿为妻。”我掩面而笑，却没想爹爹有些愠怒的声音传来：“子无良媒，何来求亲！”氓哥哥愣在当场不知所措。我着急地看着他，良久，氓哥哥掩了掩眼底的失望向爹爹告退。我不顾一切地追出去，不理睬爹爹的呼喊。

我快步跑出，终于看见那抹熟悉的身影。“氓哥哥——”听到我的声音他的身影震了震，随即转身，我停下脚步站在原地，相视片刻，不禁会心一笑。氓哥哥嘴角带着的笑意让我整颗心都温暖起来。

“祺儿——”

随着氓哥哥的呼喊我快步跑上前，带着女儿家的娇羞，在氓哥哥耳边许下“将子无

怒，秋以为期”的约定。

二、许你此生吉祥如意

我终于说服了爹爹，期盼着婚期的到来，而氓仍未至。我忧心忡忡登上城墙，遥望那复关，期待氓能早日赶来。

这几日，我待在闺房内，一针一线绣着红裙，娘亲说：女子的嫁衣，非得自己做才好。想像着我穿上红裙嫁给氓哥哥的样子，我不禁加快了手上的速度。娘亲忽地从门外走进来：“你爹爹正在为你的婚事挑选黄道吉日呢！”我不禁欣喜：“氓哥哥来了！”他终于来了！娘亲欣慰地笑着说：“再过几天祺儿就要嫁人了。”娘亲递给我一个匣子，说：“这些首饰财物都是留给你的嫁妆，嫁作人妇可不能再不知轻重了，相夫教子，孝敬公姥。”

这一天终于到了，鞭炮声震耳欲聋，一派喜庆的红。这一切不真实的像做梦一般。氓朝我走来，握住我的双手：“祺儿，正如你的名字，许你此生吉祥如意，定不相负。”我看着他的眼：“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不管前路多么漫长，我相信，他是我此生的良人。

三、青梅未枯，竹马已去

三年来，我始终牢记娘亲的话，孝敬公姥，夙兴夜寐。纵使有诸多劳作之苦，但只要有了氓在，那便不算什么。氓每日早



早出门，日落才归，傍晚之时我便点一盏孤灯等他归来，让他知道家的方向。

日子细水长流，以为朝朝暮暮便是天长地久，缱绻一时便是被爱一世。不知从什么时候，氓开始不回家，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守着孤灯坐到天明，当初的誓言已被时间磨得面目全非。一日，我问他：“是我做错了什么吗？”他看着我，眉眼间满是疲倦，默然不言。一个眼神就可将我置入万劫不复，我懂了，他终是厌倦了。我喃喃道：“当初，当初……”“呵呵呵……”我不顾一切的笑了起来。眼前的人这么熟悉又那么陌生，氓什么也没说，摇摇头，走出家门，我呆呆地站在那里，从没想过这一切会变成如今这样。任眼泪肆虐，浸湿了一地回忆，我始终无法狠下心离他而去，山盟海誓，化为云烟。纵使相负良多，但我却仍然等着你许我的此生如意，竹马已去，青梅未枯。

四、淇水汤汤与君绝

自那次后，氓便极少回家。我对那日之事只字不提，有时，看着庭院里的合欢花，心底里的苦涩溢出来像一杯化不开的苦茶，当初和氓一起种下的合欢花已满树的缤纷，如今物是人非，此生再难合欢。

这日，氓写下两字：相忘。我颤抖着



接下这张纸，似有千斤重，抽去了我全身的力气。“我最后悔的，就是此生遇到你。你终是相负，没能许我此生吉祥如意。”我用尽力气，喊出最后一句话：“终是我看错了人，将一世真心错付。”不顾一切跑出去。

握着那张纸，不知不觉走到了淇水边，朱弦断，明镜缺，淇水汤汤与君绝……

五、有情还似无情，相见不如不见

祺儿走了。我亲手将她推开，亲眼看着她离开。对不起，祺儿，此生相负良多，欠你一世承诺。想陪你白头到老，可我，没时间了，想相陪到老，老天却只给我三年，说好了要给你幸福，却让你吃了那么多苦。不能再陪你走下去了，镇上的郎中说我的恶疾无药可救。祺儿，你不能跟我这个将死之人在一起，我必须让你离开。如果有来生，我们一定不要相识，便不会相知，更不相思。来世，让我们擦身而过，漠然地不再相识。

氓坐在合欢树下，微风吹来，一地落英。恍忽间，仿佛看到了那一年祺儿一声“氓哥哥”寻他而来，时光定格，岁月静好，心满意足地一笑，疲惫地闭上双眼。

高380班作文专辑



◎ 高380班 刘政瑛

回首过去，最欢乐的便是童年了。小时候不懂人情世故，从来都不需要去在意别人的言论，也就自然的无忧无虑了。但是时间带走了那一份快乐，带来的是理性的生活模式。我不再顽皮，不再懒惰，不再不学无术。我开始去了解长辈的心思，开始在意同学们的言论。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大大咧咧地去和男孩子们玩耍，也不再把试卷藏到沙发底下，我开始读书了。

后来因为家庭的关系我转学了，不能够经常回去。慢慢地，时间又来征税了，它带走了我与小时候玩伴的友谊，它带走了同伴留给我的快乐。现在，我不再那么快乐了，虽然我依然能够从朋友那儿收获快乐，但是因为其它方面的消耗，我的快乐已经不充足了。

时光流逝，我长大了，我可以自己回家乡了。但是一踏入那思念已久的家乡时，我震惊了，我的家乡已不再绿树成荫，已不再人来人往。听别人说，近几年有几批木材商人来到了这里，他们买了好几座山，把山上的树都砍得差不多了；后来，又来了一批矿工，他们在山上开山采矿，许多小溪都不再清澈了，它们变得像黄河一样黄，小学也已经搬迁了；再后来又新建了一栋栋刷得雪白的砖房，现在只有十几座木房依然屹立着，对着洋房演绎着寒碜。或许正如孙犁所

写的新的正在突起，旧的终归要消失。我的故乡正在远去。

我漫步在校园里，回忆着读小学时的情景：老师上课时，同学们认真的表情；大家一起玩耍时，同学们一张张灿烂的笑脸；拔河比赛时，同学们那坚定的眼神。这一切都是那么地清晰，仿佛昨日之景。一抬眼，一朵朵玉兰花映入眼帘，玉兰花啊玉兰花，你为何依旧那么美丽！

走上街头，我路过小时候卖零食的店家，他们的商品已经寥寥无几了，但是麻将桌却格外显眼。我走到老同学家门前，徘徊着不敢进门，多年不见，我该与他说些什么？最后，他出门瞧见我，热情地向我打招手，邀我进门，我终于鼓起勇气走了进去，他家装修得更精美了。他拿出零食来与我分享，显得格外客气，多年不见，我竟忘了该如何与他相处。

时间冲淡了许多东西，也包括我们的友谊，我的朋友，他可有话对我说？其实我是有话想他你说的，但是想想那被冲淡了的友谊，实在不知如何开口。

无忧无虑的童年已经伴随着我们的友谊一起离去，只有在梦中重回温馨的故乡了，只有在寂寞的时候回忆童年的快乐了，只有在孤独中重温冲淡的友谊了。